

# 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讀書會

## 第十二次會議紀錄

時間：民國 100 年 12 月 10 日（星期六）10:00~12:00

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9 樓綜合教室

主席：甄曉蘭（臺師大教育系/教授）

陳麗華（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院/院長）

導讀人：甄曉蘭（臺師大教育系/教授）

陳麗華（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院/院長）

出席人員：甄曉蘭、陳麗華、林郡雯、李涵鈺、彭致翎、詹美華、何思暉、陳珮璇、  
翁琦惠

紀錄：翁琦惠

一、主題：和平教育在學校的推動

二、研讀篇章：

1. Shapiro, S. B. (2002). The commonality of the body: pedagogy and peace culture. In G. Salomon & B. Nevo (2002) (Eds.), *Peace education: The concept, principles, and practices around the world* (pp.143-154). N.Y., London: Psychology Press.
2. Johan Galtung (1969). Violence, Peace, and Peace Research. *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*, 6(3): 167-191.
3. Wenden, A. L. (2004). *Educating for a culture of social and ecological peace*. Alba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.

三、導讀內容：詳見導讀稿

四、回應與討論：

（一）甄曉蘭教授

我們最後用這兩篇做結束，因為 Build of the culture of peace 滿重要的，一個是回到自己的概念，且後面也談到教學實踐；前面談到的書目比較從全球的意識以和平教育做核心，以環境教育做連結，談到如何 peace with nature、peace with self、peace with others，而這篇是從 Body 出發，來處理外面的東西，都朝向形塑一種和平的文化，其實就是一種態度、生活，最後那篇應該放在麗華老師之後，提到 awareness、consciousness，在談到 consciousness 時，早期談到 Body and Mind，與現在所談的概念有所不同，consciousness 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，

兩篇皆要喚起我們不同的 consciousness。

→**林郡雯回應**：麗華老師剛導讀的東西是很西方的東西，因為其實西方的身心二元論及理性、感性拆開在希臘時代就是這樣，而亞理斯多德當初就講智、愛、德、育都已經分開，從當時的皇帝一直到啟蒙時代，他們相信理性的作用，因此西方教育強調理性作用，Eros 用身體去感受，而亞理斯多德相信悲劇，且希臘人也喜歡看悲劇，因為透過悲劇去感受，身體完全打開來感受那種悲劇，人可以得到進化，Eros 應該就是打開身體去感受，因為很多感受不能打開身體去分析，不能切開理性，所以在反省西方的傳統，如果要達到和平教育這是不夠的，而是要進入人的感受，也就是同理。我們是不是太強調理性，而忽略了感性？我覺得這文章應該是要強調感性、理性或是德性之間的連結。

## (二) 陳麗華教授

這個 case 講的另外一個案例也很好，上帝派 angle 跟亞伯拉和說她會有小孩，而夏甲覺得不可能，而之後 angle 來跟她說這是她對自己沒信心，藉由此故事老師與學生分享後，要學生講出是否有類似感受(例如：自己沒想到會出現在生命中的事情)，沒想到學生所分享得幾乎都是悲劇。例如：父母離婚、父親自殺，而這種教學通常具有一定療癒的效果，但是這必須要有一點的信任度、分享者與傾聽者也必須有些倫理，有點類似輔導課。有些教學確實是可以做到的這種效果。

→**甄曉蘭回應**：

1. 這邊給大家看幾個圖，也是教學的範例，後來有一些非政府組織的推動活動，也常會讓大家去討論，這很有趣的是太陽對待我們每個人都一樣，其時也有一些意涵，有些不同議題可以在學校課堂上做討論，有些概念可以透過孩子想法，激發他們表達出來，使想法被大家肯定。
2. 如果要落實這樣的觀念，在我們的脈絡下講夏甲和賽來的故事是不可能，因為沒有人可以理解故事背後的意涵或說是和孩子們的經驗做連結，因為西方社會很多人聽過這個故事，而我們的社會中有哪些故事是眾所皆知我們可以做此連結的呢？

→**陳麗華回應**：

其實也是有的，像石頭夢、牽阮的手，在這些故事裡應該都有一些可以討論的主題，只是這些故事不像聖經那麼有名。

→**甄曉蘭回應**：

對，我的意思是如果不透過看電影，那我們的故事及歷史當中類似這樣的議題，如何可以在學校教育裡讓學生做討論與連結？

→**陳麗華回應**：

剛郡雯的問題，我覺得很好玩，確實臺灣的教育讓學生不要有感覺、冰冷，只要把答案寫在考卷上就好了，尤其是國中教育，為何教育變成這樣呢？愈改反而沒有更深層的了解？公民參與力為何這麼低？是因為我們沒有 compassion。

→甄曉蘭回應：

包括現在的大學生對社會關懷也相較變得越來越冷漠，比較多也都只是關注自己，相對於公共責任比較冷漠。

→陳麗華回應：

思考一下我們從小的教學，有哪個老師會教我們傾聽自己的聲音？然後打開自己的身體去體會？之前的田園教學有可能會有，但是我們的步調都很緊，所以老師很少會去做這方面的功課，我們通常只是會專注在 textbook。

→甄曉蘭回應：

1. 最後一個有關環境教育的問題，讓我們看到在教室可以應用的東西，談到人權、與他者的關係，常常是負面的比較多。我自己在看這本書對於處理人際、nature 時，覺得它提供蠻好的 idea。我們在學校推動和平教育的時候，可以從這三個層面來處理。在歷史方面就是歷史記憶的解構，而或許 228 事件是一個很好的題材讓我們來處理，如何從中抓取故事來討論。
2. 環境教育我們常教，但很多都是喊口號式的，我們常會看到明星學校成績很好的同學，一旦走出校門，可以把喝完的鋁箔包就丟在地上走人了，而這些東西都是被客體化當成知識，而沒有連結到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影響到下一代的生活方式。其實包括我們社會上很多的議題，也都是生活上的許多選擇，連結到我們的責任問題。

→陳麗華回應：

我們吸收很多外在的知識，而沒有內化，我們沒有打開自己心裡去感受，我們也很少靜下來聽聽自己的感受與想法，在教室裡只是一直添加許多課程。

→甄曉蘭回應：

美國的學校會安排一天是 quiet day，那天裡三年級以上的孩子都不能講話，就是要讓學生學會做自己、面對自己。這是一個特別的課程安排，效果不錯。

## 五、散會：12:20